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抗美援朝



## 一、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前最强的6个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德、意、日三国已被打败，英法两国也已衰落，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严重削弱。欧亚大陆一些国家已经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已超出一国范围而在世界上形成一个体系。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世界上当时形成了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矛盾和斗争，是战后一个时期国际斗争的新特点，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战后经济膨胀的美国，企图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取代老牌的帝国主义，赢得世界霸主的地位。然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是美国称霸世界最强劲的对手，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力量也在迅速增长。对此，美国统治集团产生了极大恐惧。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新的殖民主义纲领——杜鲁门主义。宣称什么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它的实质就是要在全世界建立美国霸权，乘战后英法被削弱的机会，利用美援控制西欧，夺取英法等老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它以“防止共产主义，遏制苏联势力的发展”为借口，支持一些国家的反动统治，建立军事基地，组织军事集团，干涉他国内政，镇压那里的人民革命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表现在远东问题上就是，美国放弃了同有关国家达成协议的设想，着手单独对日媾和、放弃“调处”的外衣，放手援助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疯狂镇压南朝鲜劳动党和民主爱国党派、爱国团体，进一步破坏苏美联合委员会的工作，准备成立完全分裂朝鲜的在美国军政府控制之下的南朝鲜政府。

1948年8月，在美国操纵下朝鲜南部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同年9月，朝鲜北部人民在平壤召开了最高人民会议，通过宪法，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举金日成成为政府首脑。从此以后，一个统一的民族变成了两个对立的国家，使本来是为解除日军武装而划定的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三八线，变成了分裂朝鲜的南北“疆界”。

南朝鲜政权成立后，李承晚和美国签订了《韩美临时军事协定》，在美国支持下积极扩军备战，多次叫嚣要“北伐”，武力统一全朝鲜。1949年12月30日，李承晚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在新的一年里“必须统一南韩和北韩”，并随即加紧了战争准备和在“三八线”上的武装挑衅活动。于是，朝鲜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局势日趋严重。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

6月26日，金日成首相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全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官兵一起动员起来，为朝鲜的自由独立和统一进行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朝鲜人民军响应这一号召，以破竹之势向南部挺进。

朝鲜内战刚一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支持李承晚集团的军队。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

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入侵中国领土台湾。与此同时，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组织所谓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

美帝国主义的行径，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我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邻邦，是兄弟国家，对于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行径，更是不能容忍。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表明了我国的严正立场，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抵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对我国台湾的武装侵略，指出美国政府指使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周恩来还宣布“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英雄的朝鲜人民没有被气势汹汹的美国侵略者所吓倒。他们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迅速击溃了李承晚军队的进攻后，随即转入反攻，6月28日解放汉城，继续发展胜利，在马山地区连续突破美军五道防线，给美陆军第二十四师以歼灭性打击。至7月下旬将美、李军压缩在洛东江以东之大丘、釜山地区，解放了南半部一半以上的土地。

在朝鲜人民的抗击下，在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抗议声中，美国政府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和中国两个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非法通过了他们关于朝鲜形势的提案。除了美国自己出兵外，还纠集了另外一些国家出兵，于1950年8月底开始入朝作战，其中有英国两个旅，土耳其和加拿大各1个旅，泰国、新西兰各1个团、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各1个营，卢森堡1个排，南非联邦1个空军中队。这些部队和南朝鲜军队均编入美军第八集团军，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其总部驻日本东京的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有恃无恐，9月中旬以7.5万余兵力在100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乘300余艘舰艇在汉江河口南侧，东距汉城约40公里的仁川港登陆。9月28日，占领了汉城，割裂了联系朝鲜南北的铁路大动脉，朝鲜人民军大部被切断在朝鲜南部，处在被南北夹击的不利境地。同时，美国空军不断侵袭我国领空，轰炸、扫射我安东（丹东）市及临江、宽甸等地，屠杀我国人民。美国海军竟在公海炮击我国商船。10月1日起，南朝鲜军队和美军先后越过了三八线，战火迅速蔓延到了鸭绿江边。

## 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正当美帝国主义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举进犯、进逼鸭绿江的时候，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周年之际。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顽强奋斗，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站立起来，开始进行新的、更加伟大而又艰巨的革命和建设。一年来，中国人民继续进行了解放战争的大进军，横扫了盘踞在华南、西南和一些岛屿上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在已经获得解放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各级人民政府，开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兄弟民族和各人民团体，利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有效的民主协商，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团结合作。而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土匪、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则给予了坚决的清剿和镇压。在新解放区，人民政府实施了土地改革，将封建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已经解放的城市，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没收了官僚资本，并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尤其重要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地完成了全国财政统一管理，一举扭转了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状况，制止了通货膨胀，弥补了财政赤字。而这些是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交通运输遭到极大破坏、商品供应极度紧张、投机商人大肆猖獗、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加上灾荒和失业严重等等巨大困难存在的情况下完成的。帝国主义曾断言，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被那些看来无法解决的困难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乞求。然而一年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预言破产了。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在经济建设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虽然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是新中国毕竟是刚刚建立，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国内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彻底肃清，他们还在采取各种手段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和革命事业进行捣乱破坏；国民经济水平还很薄弱；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还处在刚刚恢复阶段；国防力量还不雄厚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努力奋斗才能有所改善。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制定了自己的对外政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年间，相继与十几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样就使中国坚决地站在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方面，大大加强了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

然而，美帝国主义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誓与中国人民为敌。还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就始终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仇视更是有增无减。在联合国及其它组织中，美国顽固地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庇护已经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代表席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它更是气势汹汹地把矛头指向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的武力已经侵入了中国的版图，并且有随时扩大的可能性。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的总司令麦克阿瑟7月31日抵达台湾活动，与蒋介石签订了美台“防卫协定”，并得意洋洋地宣称：“由于我们能再次同老朋友密切合作，胜利就得到了保证。”占领台湾，重新武装蒋介石，美国意在伺机放虎归山，拦腰进攻中国腹部；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则构成对中国东北的威胁；在东南亚和印度支那，美国加强了在菲律宾的部队，加速对菲律宾委里诺政府的军事援助，尤其是援助法国殖民主义者消灭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和国，形成了对中国南部的威胁。

这是一个极其险恶的计划，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被吞噬的危险，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更把中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朝鲜与中国是近邻，朝鲜的安危紧紧维系着中国的安全，俗话说，唇亡而齿寒，户破则堂危，历来企图从东方入侵中国大陆的帝国主义者，无不是先把朝鲜作为进攻的一个跳板。通过朝鲜进攻中国，在美国与李承晚集团之间早有预谋。1949年，李承晚向美国政府提出的《韩美同盟》草案第7条写道：“双方承认并成立谅解，如果解放战争（指美国的侵略战争）一定要在满洲领土上继续进行，以报复中国共产党对朝鲜的侵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阁将帮助大韩民国总统阁把解放战争进行到胜利的结束。作为这种帮助的酬答，大韩民国总统除了复兴大韩民国主要利益所在的北朝鲜以外，保证将满洲和中国东部其他部分之天然资源的开发移交美国 and 韩国共同管理”。

但是，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具有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正如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为庆祝建国1周年的大会上所指出的：“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之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总理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警告，表明我国严正立场。周总理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略军队必须撤退。”

然而，美国政府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认为我国义正辞严的警告是“虚声恫吓”，而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坚持向“三八线”以北大举进犯，企图以武力侵占全朝鲜。10月1日，麦克阿瑟根据经过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关于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指令，命令南朝鲜军首先越过“三八线”。接着，美国侵略军也于10月7日开始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朝中边境进犯，并且狂妄地发出所谓“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气焰十分嚣张。在这种情况下，10月1日深夜，金日成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武官柴军武，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历史再次把中国共产党人推向了决定中国和世界命运的紧要关头。1950年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多次召开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充分估计了面临的困难，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

我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根本立场出发，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一起反击侵略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我们组织志愿军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领，朝鲜革命力量遭到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我们采取出兵参战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出命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9日，正当敌人越过平壤、元山一线疯狂冒进的时候，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开始分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从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肩负着中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同兄弟的朝鲜人民一起，英勇奋战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线。

### 三、捐飞机、捐大炮、打败美国佬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给全国人民极大鼓舞，在国内很快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10月26日，就在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拉开入朝作战序幕的第二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告成立。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及10个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动。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阶层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群众性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了极大的积极性。他们发自内心的口号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成千上万的人踊跃报名参加人民志愿军。大批的运输工人、农民和医务工作者组织起运输队、担架队和医疗队开赴朝鲜前线。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从而基本上肃清一些中国人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使人们都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了同仇敌忾、打败美国侵略者的决心。

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文告，号召全国人民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及优待烈属、军属三项活动。

订立爱国公约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把爱国思想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的有效形式，通过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人民群众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作巨大的力量，从而实现了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抗美援朝作贡献，使工农业生产得到很大提高。

为支援前线，打击侵略者，全国人民还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各地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为了支援志愿军战士，她卖掉了自家的汽车，并准备了5台拿手好戏，从1951年8月起的半年内，领导剧社全体人员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6个省巡回义演170多场，她把义演的收入捐献了一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些省、市、自治区有的捐献一个炮兵团、炮兵师，有的捐献一个装甲旅，山东省捐献了120多架飞机的“山东空军师”。截止1952年5月，全国人民的捐款可以购置3710架飞机，尚余人民币6230多万元。

在“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下，各地普遍进行了优待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的工作。在城市，烈军属就业有保障、升学受照顾，连看病治疗也免费或减费提供，在农村，对烈属、军属实行了固定代耕制，有了困难八方支援，逢年过节更是待遇从优、慰问不断。烈、军属的政治地位可谓空前提高。热爱、尊敬和帮助烈军属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祖国人民对志愿军，除了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援以外，在精神方面的鼓舞更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为表彰志愿军的功绩，1951年祖国人民给志愿军颁发了抗美援朝纪念章，并称颂他们为“最可爱的人”。在半年的时间里，就有126万多件慰问品，77万多个慰问袋，满载着祖国人民的深情厚意送到了志愿军指战员的手里。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分别组织了两届由廖承志和刘景范为团长的赴朝慰问团。停战以后又组织了一次以贺龙为团长的祖国人民慰问团。

其中包括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和各界人士的代表。他们到达朝鲜后，冒着风霜雨雪，不怕困苦危险，深入前线 and 后方慰问全军指战员，向战士们问寒问暖，有的还为战士缝补衣裳。文艺工作者到部队和机关举行慰问演出，天津著名艺术家常宝坤，在为部队演出时，遭敌机轰炸，以身殉国于朝鲜战场。指战员们见到慰问团，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祖国人民的深情厚意鼓舞着志愿军的斗志，同样，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建立的丰功伟绩，也激励着国内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经济建设。在朝鲜停战以前，志愿军共组织过两次归国代表团和四次观礼代表团。他们把志愿军的英勇斗争事迹报告给祖国人民，又把祖国人民的建设成就带回部队，鼓舞部队的战斗士气，归国代表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志愿军代表作了几千次的报告和广播演讲，以他们创造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赢得了祖国人民衷心的爱戴。

在朝鲜前线捷报频传的同时，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 1952 年底，全国的工农业生产不仅已经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经超过以往年代的最高水平，交通运输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内贸易日益活跃。由于在增产节约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全国人民进行了忘我劳动，给国家增加了巨大的财富，使得国家的财政经济力量空前强大起来，财政收支保持平衡。因此，国家虽然处在抗美援朝的严重困难时期，物价仍然稳定，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卫生条件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在进行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国内还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等项斗争和运动。通过这些运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被彻底铲除。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被肃清，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同时通过这些斗争的教育，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得到了空前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和各族人民空前团结，万众一心，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局面。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不仅派出了自己的优秀儿女以鲜血和生命帮助朝鲜人民反抗侵略、保卫和平与安全，而且不惜以巨大的物力和财力援助灾难深重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遵循毛泽东“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线”的指示，尊重朝鲜政府，团结朝鲜人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并将自己的粮食和用品节省下来救济灾民，在危难时刻，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解救朝鲜人民，跳入冰洞抢救朝鲜儿童而光荣牺牲的罗盛教、史元厚，从烈火中抢救出 8 名朝鲜妇女而自己葬身火海的吕玉忌、张明禄等等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项崇高的国际主义事业，至今仍然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及其志愿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民进行的抗美援朝斗争既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行为，也是伟大的国际主义壮举，赢得了朝鲜人民的爱戴与拥护。中朝两国人民为着一个共同的事业进行着共同的斗争，在炮火硝烟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



#### 四、连续作战，痛歼顽敌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所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美国侵略者除胁迫 15 个仆从国家派遣兵力作战外，主要是动员了它自己的陆军的 1/3、空军的 1/5 和海军的大部分作为侵朝战争的主力，配备有大量的飞机、舰艇、坦克和大炮以及各种最新式武器和先进的运输、通讯装备，并有大批兵团，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而志愿军当时既无坦克，又无飞机，火炮也少，主要是靠步兵的轻型武器进行地面作战。双方军事装备相差十分悬殊。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战略上致命的失策，就是没有把中国人民出兵计算在内。

这就给了志愿军一个机会，利用美国的错误判断，隐蔽地开进，给予敌人以出其不意的突然性的打击。

敌人为了实现尽快占领全朝鲜的美梦，调动了美第一军、第 9 军和李伪 1、2 军团，总兵力 13 万人向北推进。10 月 20 日，美军占领了平壤，24 日麦克阿瑟又下达了关于“联合国军”迅速前进到中朝国境线，占领全朝鲜的命令。

志愿军入朝的次日（10 月 20 日），就发现敌人分兵冒进速度很快。因此，志愿军利用敌人分兵冒进和东线、西线之敌被丛山峻岭隔绝的状态，决心派两个师去东线黄草岭、赴战岭以箝制东线之敌，而集中兵力 16 个师于西线，以优势兵力首先向南朝鲜军队开刀。10 月 25 日，志愿军在温井全歼南朝鲜的 1 个营和 1 个炮兵中队，击溃了南朝鲜 1 个团。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天被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纪念日而载入史册。

10 月底，美骑 1 师第 8 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11 月 1 日，志愿军对美骑 1 师的第 8 团和南朝鲜第 15 团的围歼战开始了，这就是著名的云山之战。我军首先派出大约 5 个营的兵力在云山以南约 9 公里处构筑了阻击阵地，用来阻击第一骑兵师的增援和切断第 8 骑兵团的退路。到 10 月 31 日为止，就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第 8 骑兵团，从北部正面包围了南朝鲜第 15 步兵团。11 月 1 日下午，我军首先向第 15 步兵团发起攻击，晚 23 时将其消灭，接着切断了云山南部的三叉路。而第 8 骑兵团 23 时才收到师的撤退命令，午夜开始行动，一营和二营遗弃了大量的装备好不容易突围出去，而第三营却突围失败，其主力被歼。云山之战是我军与美军的初次交战，我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首次战役，我军歼敌 15500 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收复了清川江以北和清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稳定了朝鲜的战局。

突如其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乱了麦克阿瑟向北侵略的时间表，致使他恼羞成怒，重新集结了美军 7 个师，英军 1 个旅，土耳其军 1 个旅，李承晚伪军 6 个师共 20 万人，准备再向我军反扑，他低估了志愿军的军事力量，狂妄地认为新的作战攻势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11 月 24 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朝鲜宣布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

11 月 25 日的夜晚，月朗风清，持续进攻 30 多个小时的西线敌人，已被我引诱到我军预定的战场。志愿军西线部队，出敌不意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志愿军一个军的侦察支队携带电台在战前就插入敌后，监视与阻击南朝鲜第 6 师来增援，26 日，基本上消灭了南朝鲜的第 7 师，同时，宁远的南朝鲜的第 8 师也基本上被消灭。

德川、宁远战斗结束后，部队正在搜索捕捉溃散的敌人，彭德怀 27 日急令两个军向敌后进行双层战役迂回，切断敌人退路。我军急速赶往敌南逃的必经之路三所里，卡住了敌人的脖子，双层迂回的另一支部队，也穿插到敌后，占领了新仓里。

这样一来，打乱了敌人的整个部署，我西线正面的 4 个军乘势发动进攻，对当面之敌进行战术性的分割围歼。

“联合国军”在我南北夹击情况下，为摆脱危局，被迫全线撤退，我军展开了追歼战，敌人有的被包围，有的被截断了退路，丢盔弃甲，仓惶逃命。12 月 5 日，我军解放平壤。西线之敌撤至三八线。

东线战场处在狼林山脉和赴战岭山脉之中，这两条山脉环绕着朝鲜的屋脊——盖马高原。这里气候极其寒冷，有时甚至达到零下 40 度，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没有被困难吓倒，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连长杨根思率领一个排与敌周旋，为了守住阵地，他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敌人在志愿军的顽强打击下，损失过半，不得不突围回撤。美国第 10 军从海上撤至南朝鲜釜山，并入美第八集团军，从此，侵朝美军地面部队由第八集团军统一指挥。

12 月 24 日，我军解放了三八线以北地区（除襄阳）和西线三八线以南的壅津半岛和延安半岛。这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毙、伤、俘敌 3.6 万余名，其中美军 2.4 万余名。这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在敌后打击敌人，箝制敌人，敌人开始撤退后，人民军多处出击，截击和追击敌人，配合了志愿军作战。战役结束时，志愿军与被隔在敌后的朝鲜人民军胜利会师，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是志愿军在气候极其寒冷，冬装和粮弹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仓促进行的。但是，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敢打敢拼，又一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敌人大肆吹嘘的“总攻势”变成了总崩溃。《美国先驱论坛报》称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美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责问杜鲁门政府，为什么要在朝鲜打仗？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争吵。

在军事失败和各方责难的压力下，杜鲁门政府着慌了。为了赢得喘息的机会，它一面在联合国搞所谓“先停战，后谈判”的骗局，企图缓和朝中人民部队的进军，一面纠合美英军 4 个师，南朝鲜军 8 个师，在三八线布置了 5 道纵深防线，企图暂时固守，等待兵援，以利整军再战。就在此时，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在视察前线途中撞车身亡，由李奇微继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在冰天雪地、供应困难，只经短时间休整的情况下，不失战机地于 1950 年除夕向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新年攻势，这就是入朝第三次战役。

1950 年除夕 17 时，战区风雪交加，气温陡降，我军全线发起了攻击。

志愿军 4 个军组成右集团，向东豆川里、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2 个军组成左集团，向加平、春川实施突击，并切断敌人春川至汉城的交通线。

右集团当夜突破了临津江，在零下 30 度的严冬，志愿军战士一个个奋身跳进 100 多公尺宽的临津江里徒涉过江，刺骨的寒流一阵阵涌向战士的胸口，一块块浮冰撞击着战士的身体，冒着敌人在江面上交织的火网，他们登上滩头又迅速爬上二至三丈的陡崖，打得敌人向南溃退。1951 年元旦早晨，右集团迂回至东豆川里以南，切断了南朝鲜第 1 师与第 6 师的联系。

左集团军突破三八线以后，1951 年元旦至 2 日，先后占领了修德山、上下红磧里、上下南淙地区，歼灭了南朝鲜军 2 个团和 1 个团的大部，占领了加平、春川。

1月2日，敌人放弃第二道防线，开始全线撤退。

右集团军1月3日在议政府以西歼灭了英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一营，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和英29旅两个连。4日在议政府以南击溃美24师，歼其一部。这一天，我军解放了汉城，左集团军占领了洪川、横城、利川、原州。

这时，敌人针对我军的攻势，每日后撤30公里左右。敌人昼夜以空军和远射程炮火阻我前进，使我难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断然决定停止追击，结束这次战役。

第3次战役历时仅7天，歼敌1.9万余人，从三八线向南推进了80到110公里，我主动停止追击，不上敌人诱我深入的圈套。敌人要组织反扑夺回丢弃的地区，那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了。

## 五、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我军转入休整。经过连续3次战役的胜利，我军已取得了一定的对现代化装备之敌的作战经验，士气异常高涨。但是，我军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部队由于连续作战，减员甚大，兵员没有得到补充。同时随着战线南移，我运输线已很漫长，加上敌机狂轰滥炸，运输更加困难，粮弹物资供应严重不足，再加上已入隆冬，构筑工事不易，许多困难超出了以前3次战役。1月15日，敌人先以一部兵力在西线开始试探性进攻。2月15日起发起全线攻击，主力置于西线，以汉城为主要突击方向。

战役第一阶段，我军实行“西顶东放”的作战布署，在西线，我志愿军2个军和朝鲜人民军1个军团，在汉江南岸，顶住向汉城进攻的美军主力。在东线，我志愿军4个军，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有计划地放敌人进来，造成东线之敌突出，两翼暴露，以便切断其后路，包围歼灭之。

战役一开始，西线我军主动后撤至汉江以南，激战14昼夜，敌人付出了1万多人的代价。2月7日晚，西线西段部队主动转移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东段1个军留在南汉江以西地区继续牵制敌人，以保障东线部队反击作战。

2月9日，东线之敌已冒进至横城以北，翼侧已经暴露。11日晚，我军发起对横城之敌猛烈的反击，我军两支迂回部队一夜达成合围，12日，歼灭南朝鲜第8师全部，及美军第二师一部，朝鲜人民军也歼灭了南朝鲜第二师，第五师各一部。

自2月17日起，敌人采取主力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等齐发展的战法，于是，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我军则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法，逐步回撤到三八线以北地区。2月下旬，朝鲜冰雪开始融化，我军常常在浓密的云雾掩护下，突然发起小型的反击战，杀伤敌人后安返原阵地。我军撤至三八线以北后，敌人逐渐由进攻转入防御，至4月21日战役结束，历时87天。

这次战役中，敌人为了夺回第三次战役中丧失的阵地，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伤亡7.8万余人，不得不停止继续进攻。

在这次战役期间，麦克阿瑟曾狂妄叫嚣，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内地基地及沿海地区，但他所统率的侵略军以惨重的代价所换得的前进速度，却如同乌龟爬行一样，平均每天仅前进1.5公里。从3月7日起敌人开始实施的所谓“撕裂者行动”作战计划，其目的是“俘虏和消灭敌军（中朝人民部队）的有生力量，缴获和摧毁其武器装备”。然而，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敌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实施了阻滞战斗”。“我们很失望地发现，敌人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而且未遭我军任何打击便安全撤退了”。此时，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激化了。4月11日，杜鲁门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总司令、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4项职务，由李奇微接替，范佛里特接替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朝中人民军队在取得第四次战役的阻击胜利以后，稍事休整，于4月22日又发起了春季反击战役，这是我军为了粉碎敌人在我侧后登陆的计划，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提前发起的反突击战役。

第四次战役期间，敌人在日本组织两栖作战部队，企图在我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进攻部队，南北夹击，驱我军至朝鲜蜂腰部以北。所谓朝鲜蜂

腰部，就是指朝鲜西海岸清川江口的新安州至朝鲜东部最大海港元山一线。

我军集中于西线，共 11 个军和 4 个炮兵师参战，在朝鲜人民军一个军团的配合下，在西线向敌人发起反击，东线人民军两个军团担任箝制任务。

西线我军在 4 月 22 日 17 时发起进攻，利用北至金化，南至加平间大山区打开战役缺口。24 日我 1 个军突破敌人防御纵深 30 余公里，南进到加平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割裂东、西线敌人的任务。我军歼灭了美第 24 师和南朝鲜第 6 师各 1 部。敌人企图在议政府至春川之间建立新防线，而我军则乘胜向纵深突击，东线朝鲜人民军发起进攻积极配合。28 日敌人主力撤至汉城和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调集部队，在汉城周围组成稠密的火力控制带，企图诱我军进攻汉城予我大量杀伤。彭德怀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诡计，立即于 29 日果断地停止进攻。胜利地结束了战役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这一地区，从此为朝鲜人民军所控制。但是，志愿军由于张口太大，虽然对美军 1 个团左右的兵力合围先后有 10 股之多，可是敌我武器装备悬殊，均不能在一个晚上的夜战中将被围美军吃掉。第二天，我被迫在白昼与美军纠缠，美军利用白昼的有利条件，发挥它的装甲兵、炮兵、航空兵优势，大量出动支援，双方形势发生变化，被围之美军终于都突围而出。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写道：“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们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救援。”

我军在这一阶段的实践也证明了，我 1 个军 1 个夜晚干脆吃掉美军 1 个营是完全有把握的。只要 1 个军一个夜晚干脆吃掉美国 1 个营，积小胜为大胜，美军兵力不足的弱点必将越来越严重，我就可致敌于死命。

在这次战役第一阶段后期，敌人为了加强汉城的防御，将美军调集于西线，而将南朝鲜军置于东线。我军第一阶段在西线向南推进 50 余公里，造成了东线南朝鲜军翼侧暴露。于是，我军转移兵力至东线，集中了 6 个军的兵力，在朝鲜人民军 3 个军团的协同下，在东线实施主要突击，在西线以 3 个军箝制敌人。

5 月 16 日，我军迅速突破东线南朝鲜军防线，采取双重迂回战法，17 日上午将南朝鲜第三师和第九师退路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密切配合，对敌人形成合围，激战至 21 日，将这两个师大部歼灭，缴获了这两个师的全部重装备，同时，还击溃了南朝鲜第 5 师和第 7 师，歼敌 1.7 万余人。此次战斗，充分体现了中朝人民军队的亲密一致和国际主义团结。

东线南韩军被击溃后，西线美 3 师迅速开赴东线，南韩第八师亦急速北调，堵塞住缺口。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继续扩大攻势困难增加，为此，彭德怀决定结束第 5 次战役，并决定部队向北转移休整。但是，敌人并不善罢甘休，疯狂向我反扑。李奇微在前几次战役中，已经摸到我军进攻的规律，由于我方运输线受到敌机破坏，每次进攻主要是依靠部队随身携带的粮弹，因而只能持续 1 个星期左右。部队转移时，他就乘机大举反扑，盯住不放，名之曰“磁性战术”。这次战役结束时，他乘我军出击过远，十分疲劳，粮弹补充不及之时，组成反扑部队，以坦克配合摩托化步兵，在空军掩护下，沿公路实施平行追击，对我方阻击部队仅以火力压制或以少数步兵和坦克警戒，而主力在坦克掩护下，继续向我纵深穿插，空降兵在我退路上降落，抢占桥梁、渡口、隘路和要点。我军遭到一个师的损失。

自5月27日起，我全线8个军展开阻击，打击敌人的反扑。我军在阻击中给予敌人大量杀伤，将敌阻于汶山、金化、扬口、高城一线。

6月10日，敌人转入防御，至此，敌人的反扑被粉碎，中朝人民军队结束了第5次战役。从此，敌我双方转入阵地对峙作战状态。

这次战役，我军虽有一个师受到严重损失，但是整个战役是一个大胜仗，歼敌8.2万多人，这是5个战役中歼敌数目最多的一次，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敌人在我侧后东西海岸登陆的计划。

第五次战役促进了停战谈判的实现，彭德怀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第五次战役打掉了敌人的登陆，打出一个谈判，敌人侮辱我们是‘侵略者’，但又要和我们谈判，这是一个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也是敌人屈服在我们的力量之下。”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从此，朝鲜战争形成了一个长时期的边打边谈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

## 六、谈判桌上的较量

经过 5 次战役的较量，美帝国主义妄图占领朝鲜全境，进而威胁中国的迷梦被彻底地打破了，英勇的中朝人民部队，已经将敌人从鸭绿江边，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形势，使得侵略者动弹不得。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威风扫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恐慌和争吵。这种形势迫使美国政府考虑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于是，一场新的较量开始了。

朝鲜停战谈判是在 1951 年 7 月 10 日上午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举行的。朝中方面由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担任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派邓华和解方参加谈判。对方首席代表为“联合国军”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双方同意划开城地区为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并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双方代表团前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

朝鲜战争期间的谈判，是一场政治、军事全方位的较量。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是有诚意的，当 5 次战役把敌人打回“三八线”以后，就曾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以此来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而美国则是在军事上遭到惨败后，想在谈判桌上找回损失。它一方面在谈判中间提出无理要求，进行政治讹诈，一面利用谈判期间调动兵力、集结力量向北再举攻势，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美国代表在谈判桌上摆出一付无赖的嘴脸。朝中方面早已洞察美国的伎俩，在各方面做好了准备，从谈判一开始就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为了能够早日结束战争，为了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为了更好地暴露美国侵略者的丑恶面目，在一些问题上朝中代表作出了很大让步，而美国代表一再错误地估计形势和对手，把朝中的退让看成是软弱可欺，这也使得它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

7 月 12 日，即开始谈判后的第三天，对方便以新闻记者采访这一枝节问题中断会议。为了解除美方的借口，使谈判工作继续进行下去，朝中方面同意将美方 20 名新闻记者作为美方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

经过 10 天的反复讨论，7 月 26 日，朝鲜停战谈判会议通过了 5 项章程：（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和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之后，双方第一个争执的问题是军事分界线的问题，我方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以此为基础向南北各伸张十公里为非军事区，双方军队都撤至非军事区以外。但是，美方拒绝这个建议，蛮横地要求朝中方面现有阵地分别向后撤 38 公里至 68 公里，总共让出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强词夺理地说：军事分界线的划定，不能仅仅依据双方地面部队的位置；朝鲜战争停止后，他们的飞机不能再飞到朝鲜北方上空，海军再不能封锁朝鲜北方港口，因而，他们要索取“海空军优势的补偿”，他们索取 1.2 万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对他们海空军优势的“部分酬答”。

美方的理由是根本占不住脚的。如果他们的海空军不占优势，地面部队早就被推下海了。后来李奇微也承认：“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地面部队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在头两三个月之内，共产主义的浪潮就会冲击到对马海峡。”而且在马立克（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朝鲜停

战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立即在6月26日明确地声明：“从军事观点来看，在三八线停火是可以接受的。”可是，谈判一开始，这个“军事观点”马上不算数了。美方这一要求的荒唐无理程度，使他们一时不敢公之于世，直到法新社首先透露出来后，美方才以所谓“背景材料”名义发表出来。

朝中方面严正地警告美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不可能达到。美方的要求被我严正拒绝后，公然提出“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8月18日开始，敌方向我方发动了进攻。李奇微狂妄地声称：“用我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的位置。”

美国在谈判过程中一再制造事端，使会议陷入僵局。8月19日晨，朝中方面军事警察9人在巡逻时，遭到对方武装人员的袭击，排长姚庆祥被当场打死。朝中方面据此向美方提出抗议。但是，美方不但没有承担责任，反而又于8月22日派军用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轰炸、扫射朝中代表团住所。鉴于此种形势，朝中方面不得不于8月23日起宣告停会，以待对方对这一严重挑衅事件作出负责的处理。9月10日美方首次承认美机侵入中立区扫射满日里地方民房一事。次日乔埃又正式致函南日对此事件表示遗憾。为了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金日成、彭德怀致函李奇微称：为了不使那些未了事件继续妨碍双方谈判的进行，你我双方代表应立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而无需再去讨论恢复停战谈判的条件。我方并且提出：“鉴于你方过去只用会议地区中立化协议来约束我方，而你方则可以藉口对该地区没有责任而肆意破坏和抵赖”，因此建议：“将会场地址移至板门店，由双方平等负责，来保护这一会场地址的安全。”李奇微接受了这一建议。板门店在三八线以南，在开城东南八公里，位于我方代表团驻地开城与美方代表团驻地汶山之间。经双方联络官商定，会场设在板门店双方前线之间。以这个会场的小屋为中心，以1000码为半径的圆形区域为会场区，在会场区由双方军事警察维持安全与秩序。在会场区、开城地区、由我方开城至板门店通道和敌方汶山至板门店通道两侧各200公尺地区，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停止敌对行动。这一协议的达成，有利于保障我方板门店和开城地区的安全。

由于朝中方面的努力，使得因美方无理阻挠而停止了63天的朝鲜停战谈判，于10月25日复会。美方由于战场上失败，被迫放弃了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却又提出要求我方退出开城地区1500平方公里土地，理所当然地遭到我方的严正拒绝。

11月7日，我方为了打破敌人种种借口，提出就地停战的建议：“确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原则。”并建议在地图上具体划定。美方虽不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但也难以拒绝我方提出的原则。于是，它耍了一个花招，表面上不得不承认这个原则，但是不愿在地图上划定。

此时，国际上要求停战的呼声日益增高，美国国内也要求美国谈判代表尽快与朝中方面达成协议。在这种内外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美国方面不得不接受朝中方面的提案，并提出有效期30天的修正案。11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在军事停战协议即将签字时，按照双方实际接触线所发生的变化而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

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后，谈判随即转入第三项议程的讨论。朝中方面一开始就提出5项原则建议，主张停战以后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在规定期限内自非军事区和对方后方、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



双方指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监督停战的实施。这是实现停战必要和合理的方案。但是美方却主张维持停战时军事力量现状，不得增加军事力量水平。在此幌子下限制朝中方面修建机场，却主张兵员和武器弹药进行无限制的轮换和补充。美方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为了保持它的侵略地位与军事优势，尤其是空中优势，而在兵源和武器弹药上的补给又不受限制。朝中方面反复批驳了对方的论点，指出，为了真正保证敌对行动不再发生，就必须彻底消除战争状态而不是保持战争状态下的军事平衡；应该减少双方的军事力量，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及其装备。讨论中，美方还提出全境视察问题，即要求停战监督机构得以自由出入朝鲜全境。为反对这一无理要求，朝中方面在 5 项原则的基础上，又提出两点补充建议，双方应保证不在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为监督其实施，双方同意邀请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

经过 5 个多月的尖锐斗争，到 1952 年 4、5 月间，美方撤回对朝中方面修建机场的无理限制。随后，在其他一些次要问题上也达成了协议，如停战后双方人员与装备的替换问题，双方组织停战委员会监督停战实施问题，双方邀请中立国家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并由该会派遣观察小组在特定口岸执行监察任务问题，以及双方轮换人员的限额和所经口岸的数目问题。谈判过程中，双方各自作了一些非原则性的让步。在此条件下，由波兰、捷克、瑞典、瑞士 4 个中立国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第三项议程至此遂基本上达成协议。

这样，接下来的议程就是战俘安排问题。本来，这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1949 年制定的日内瓦公约，已将战俘遣返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该公约第 118 条规定：“积极敌对行为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和遣返，不得迟延。”第七条又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能声明放弃本公约所赋予的权利。”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根据这一精神，朝中方面在这项议题讨论的一开始，就提出停战以后全部遣返战俘原则。但是，美方作为参与日内瓦公约的制定并签字的成员国之一，竟公然违反这一被各国所公认的公约，破坏国际惯例，蛮横地提出“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的无理主张，并设置重重障碍，致使第四项议程的讨论，百转千回，旷日持久，成为整个停战谈判中最为棘手，危机迭起的一场斗法。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方面耍尽了各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在交换战俘资料时，不是残缺不全，就是人名不符，时而声称有 13.6 万多战俘，时而又说有 11.6 万，最后竟说出了—个荒谬绝顶的 7 万人，第一次送来的战俘名单中出现的人，在下一次的名单中又不见了，要不就相反，出尔反尔，漏洞百出。

名为“自愿遣返”，实则强迫扣留，就在美方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侈谈“自愿”的同时，美军战俘营中的朝中被俘人员却在遭受着血腥的“甄别”。为了能把战俘送交李承晚集团充当炮灰，美国方面派遣台湾和南朝鲜特务，使用恐吓、酷刑、强迫战俘刺字、写血书、按手印等手段强迫他们表示“拒绝遣返”。对拒绝进行“甄别”的战俘，即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和屠杀。在关押朝中人民部队被俘人员的巨济岛、釜山等地的美军战俘营，从 1952 年 2 月起，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各种公然违反人道原则，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暴行。为了抗议美方的这种非人道待遇，5 月 27 日，美方巨济岛 76 号战俘营中的朝中被俘人员扣留了战俘营长官杜德。接替他的柯尔生也承认战俘没有得到

“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人道待遇”，承认对战俘进行“强迫甄别”和“重新武装”战俘。这批抗议的战俘后来同样遭到了镇压。这次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战俘的所谓“自愿遣返”的说法和“甄别”的方法，立刻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5月12日，克拉克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接替了李奇微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

克拉克一上台，命令哈利逊于5月22日接替乔埃的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职务。哈利逊到板门店后，不顾全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各国人民团体的抗议，仍然在谈判桌上坚持自愿遣返原则。并且在以后的谈判中，美方代表一再拖延时间，不是提出无理要求，就是避不作答，甚至采取到会即离会的办法来阻挠谈判的正常进行。有时开会只有两分钟、一分钟、半分钟、最短的为25秒就提出休会。并且连续多次单方面宣布休会3天，使谈判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当我方提出责问时，美方代表理屈辞穷，有时装着打瞌睡，有时吹口哨，每次会谈总是声称他们的立场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1952年5月30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利逊是“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是进行谈判的”。

1952年10月，美方谈判代表“意见”也不听了。他们完全不顾朝中方面的一切努力，单方面宣布无限期的休会。这样，已经取得大部分成果的朝鲜停战谈判，在历时15个月之后搁浅。

## 七、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朝中人民军部队在横贯朝鲜的 250 公里战线上构筑了铜墙铁壁的防御阵地，不仅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而且进行了多次胜利的反击，开展了积极防御的阵地战。经过 5 次战役以后，敌人退守到三八线以南，战线缩短，加强了兵力和装备，给朝中人民部队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增加了新的困难。根据这一情况，我军为争取时间，改善装备，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将原来的“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改为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还在停战谈判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志愿军发出明确指示：“在谈判期间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击，将其打败。”

美军战地指挥官范弗里特不甘心于过去 5 次战役的失败，从 1951 年 5 月 22 日起，一面派遣空军狂轰烂炸朝鲜北部的和平城镇和乡村，一面发动了所谓“夏季攻势”。在停战谈判开始后，他调集了 7 个师的兵力，向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约 80 公里地段的朝鲜人民军进攻，朝鲜人民军在后方洪水泛滥成灾，敌人进行空中“绞杀战”，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英勇抗击与敌激战 1 个月，敌人虽突入朝鲜人民军阵地 2—8 公里，却付出 7.8 万余人的代价。

志愿军为配合人民军夏季防御作战开始了对敌人的战术性反击作战。战术性反击战是指在前线若干地段，集中优势兵力和炮火，对敌人前沿阵地营以下据点的攻坚战，当时又名“打点”或“挤阵地”。这种小型进攻战，可以在当晚完成歼敌的任务，发挥我夜战、近战的特长。在朝中人民部队顽强的阻击和反击下，进犯的敌人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惨败。从 1951 年 5 月 22 日到 9 月 24 日的 4 个月时间里，侵略军被歼灭 16 万多人，平均每天被歼 1290 多名，比过去 5 次战役期间所遭受的损失还惨重。

1951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2 日，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向我志愿军发动了“秋季攻势”。敌人在“秋季攻势”中，集中了美军 2 个师、英联邦 3 个旅的兵力，从 9 月 29 日起进攻重点指向志愿军西线开城翼侧高旺山、马良山、高作洞、天德山约 23 公里的防御正面，以威胁我方开城地区。我军在坚守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指导原则下，与敌激战 10 昼夜，敌人虽前进了 3—4 公里，但是付出了 2.2 万余人的代价。至 10 月 18 日，我军完全粉碎了敌人向我西线的进攻。

敌人在西线的进攻正在进行，又在东线发动攻势。10 月 8 日起，美军 3 个师和南韩 3 个师，在坦克 240 余辆，大量炮兵和空军支援下，向志愿军金城以南地区的我军阵地发起猛攻。敌人施展所谓“钢铁战术”，向我军 1 个排或 1 个连的阵地，往往发射炮弹 1 万至 3 万发以上，我军白天抗击敌人，夜晚进行反冲击和抢修工事，弹药补给不上就用刺刀、铁锹、洋镐、石头与敌人搏斗，逐山争夺，寸土必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敌人的“秋季攻势”也以失败告终。志愿军共歼敌 7.9 万余人，击毁了敌人坦克 75 辆，粉碎了敌人的所谓“坦克楔入战”。

敌人大肆吹嘘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遭到了彻底失败。从 1951 年 11 月上旬开始，朝中人民部队在西线和中线的局部地区向损失惨重的敌军发起强大的反攻，占领了一些敌军阵地。同时，担任海岸守备的朝中部队也开始了渡海攻岛战。11 月底，拔除了敌军在朝鲜西北部的最后的海中据点—

一大和岛、小和岛，解除了后顾之忧。

军事上的斗争极大地支援了谈判桌上的斗争，美国在所谓“秋季攻势”失败以后，被迫于11月下旬在板门店和我方达成了朝鲜停战谈判第二项议程的协议。但是美国不甘心于失败，还要保持紧张局势，采取种种讹诈手段拖延中心问题的解决。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已胸有成竹，指出：“和固有利，拖亦不怕”。

1951年12月间，美军在2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向朝中部队阵地进行了130多次小规模进攻，结果都被击败。在1951年的最后2个月中，美军又被歼4.4万多人。

这一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顽强作战，克服了重重困难，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也积累了许多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经验。

防御作战刚开始时，敌人依仗着它的优势装备，不分昼夜地把大量的炮弹和炸弹向我阵地倾泻，掩护步兵进攻。当时我军刚从运动战转入阵地防御，工事非常薄弱，所付出的代价很大。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战士们为了避免敌人炮火的杀伤，就在阵地上构筑了大大小小的防炮洞，俗称“猫耳洞”。进而把防炮洞挖穿打通，逐渐形成了坑道工事，并建成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防御体系。这一创举，在下一阶段防御反击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在构筑工事的过程中，战士们冒着敌人炮火的轰击，开山劈石，边战边挖，铁锹磨秃了头儿，手磨出了血泡，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把一座座大山凿通，把连绵东海岸到西海岸的高山峻岭构成了一道攻不破的“地下长城”。到朝鲜停战为止，在长达230余公里，纵深10公里的战线上，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构筑的大小坑道总长1250公里，约等于在我国西安到连云港之间建成一条石质隧道。挖战壕和交通壕共长6250公里，各种工事的土石方为6000万立方米，如果以1立方米排列，可绕地球一周半。

隧道工事不仅保存了自己，也为打击敌人提供了依托和保障。敌人最怕近战、夜战。志愿军就利用纵横交错的坑道网，开展小分队狙击活动。开始时，敌人还三五成群，在山头上晒太阳，打扑克，大摇大摆，跳舞作乐。后来直打得敌人白天不换哨，不送饭，不值勤，不送伤员，不拖尸，连大、小便都用罐头盒子盛了往外扔，夜里更是胆战心惊。至于收电线、炸碉堡、破坏铁丝网、埋地雷，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就更不必说了。这样使敌人的伤亡超过志愿军伤亡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在恶劣的环境里，战士们以阵地为家。初期，由于敌人的封锁，抢运弹药都很困难，因而部队的生活用品就更难以得到保障。当时，战士们克服了一切生活上的困难，“一把炒面，一把雪”，表现了顽强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在斗争中，他们还锻炼出了各种自我生存本领，譬如，找到了数10种能吃的野菜；用树叶、草叶代替烟叶；将炮弹皮做成小油灯；用树皮当纸，树枝作笔；自制各种木盒、水桶；甚至用炮弹壳，罐头盒自制乐器，条件好转时生活用品得到了及时供应。战士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常常在战斗的间隙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

1951年的夏季，朝鲜北部爆发了近40年未有的特大洪水，敌人乘机对我后方实施所谓“绞杀战”，企图轰炸交通要道，彻底切断我军运输线。这场“绞杀战”分为3个阶段，先是狂轰烂炸，再是轰炸主要运输线，后是重点封锁。然而敌人的空中优势，并没有吓倒朝中军队，相反，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大力协助下，通过我后方运输线上各军、兵种艰苦卓绝的斗争，形

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在保卫运输线反轰炸的斗争中，朝中人民部队的防空力量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 1952 年 1 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射炮兵击落敌机 264 架，击伤敌机 1070 架。1951 年 9 月，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战后，就创造了惊人的战绩。李世英中队曾前后击落 F86 型敌机 14 架；二级战斗英雄刘玉堤，一仗击落敌 F84 型飞机 4 架。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慧，将敌人的王牌飞行员“空军英雄”戴维斯击落，给在朝鲜的美国空军驾驶员带来一片黯淡气氛。

连续不断遭到失败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竟然灭绝人性地发动了细菌战。从 1952 年 1 月起美军开始向我前线阵地，朝鲜北部全境和中国境内投放带有细菌的大量昆虫。在被投撒的地面上，这些带有细菌的昆虫有时多达每平方米 1000 多只，敌人企图利用细菌袭击来配合它的军事进攻，削弱朝中人民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保障人民健康，朝中军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全军普遍进行了防疫注射，提倡广大指战员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经过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全军的卫生健康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从而使敌人的细菌战遭到了彻底失败。

## 八、上甘岭战役的英雄们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朝鲜战场上使尽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还是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并碰得头破血流，于是孤注一掷，于1952年10月14日，在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发动了自1951年秋季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企图在片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以后，再次使用所谓“军事压力”，来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强迫扣留战俘的荒谬主张。但是，我志愿军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制定了坚决固守，寸土必争的作战计划。这就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敌人进攻目标上甘岭，具体地说，就是上甘岭西南的597.9高地和东南的537.7以北的一个无名高地，这两个高地均楔入敌方，各驻守我军一个加强连，就在这个不到3.7公里的阵地上持续43天的战斗中，敌人共投入6万人以上的兵力，动用火炮1500门，坦克120辆，发射炮弹190多万发，最多的一天达30多万发，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投弹5000多枚。这样多的炸弹不断倾泻在这个狭小阵地上，把山头削低了二公尺，山上的岩石炸成了1公尺多厚的黑粉末。许多坑道被打短了3—4公尺，敌人发动了900多次冲击。志愿军也投入了4个师，9个炮兵团、3个炮兵营，266门大口径火炮，与敌人展开了激战。

战役的第一阶段，从10月14日到20日，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表面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反复争夺中，大量杀伤了敌人以后，转入坑道内坚守，两个高地表面阵地暂时被敌人占领。

第二阶段，从10月21日至29日，志愿军坚守坑道，敌人则采取轰炸、爆破、放毒、熏烧、堵塞、封锁、围困等手段向我进攻。这时，斗争的焦点在于保护坑道口。我军纵深的炮火，打击向洞口进攻的敌人以支援坑道内的部队，坑道内的部队则不断出击袭扰敌人。由于当时坑道内部的设施还很不完善，各种物资的储备不足，粮、弹、水、空气都十分缺乏，有一个连队，大家几天没喝上一口水，支援该连的火线运输员带了一个苹果给嘴唇干得发紫的重伤员，重伤员却推给指挥打仗的连长，谁也不肯吃。最后连长动员大家一人吃一口，转了几遍才吃完，显示出无产阶级友爱精神和官兵同甘共苦的传统。

第三阶段，从10月30日至11月25日，志愿军展开反击，30日夜晚，先集中炮火给予敌人重大杀伤，随后反击部队采取多路、多波的连续反击，激战5小时，恢复表面阵地。次日，敌人疯狂反扑，我军利用残存工事，弹坑、岩缝，以小群动作，轮番作战，发挥近战特长，以少胜多，彻底粉碎了敌人对597.9高地的反扑。

11月7日，毛主席来电，鼓励上甘岭战役参战部队“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给予前线部队以极大的鼓舞。11日晚，我军开始反击537.7高地，迅速恢复了表面阵地，次日起，敌人连续反扑，在反复争夺中，大量杀伤了敌人。至11月25日，敌人因伤亡2.5万余人，不得不停止进攻。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

在上甘岭战斗中，我军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还在上甘岭战役之前的秋季反击战役中，参加这一战役的部队中就出现了为保全整个作战部队的安全而不顾烈火烧身的伟大战士邱少云。他的超人的意志，为祖国，为胜利而忍受肉体的巨大痛苦，直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激励和鼓舞着他的战友们。在战斗最激烈，敌人最凶残的时候，也是

战士们斗志最顽强的时候，他们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与敌人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一次战斗中，我第 135 团 2 营通信员黄继光为打开冲击道路，掩护分队突击，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机枪工事的发射孔，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志愿军里的英雄人物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 九、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当时间跨入 1953 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已经两年多了，经过这两年多的战斗洗礼，朝中人民部队越战越强。而敌人则兵员和物资方面的损失和消耗愈来愈大，士气越来越低，内部矛盾也愈来愈深了。在这种形势下，杜鲁门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曾在竞选演说中声称当选总统之后将亲自结束朝鲜战争的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实行的朝鲜政策，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杜鲁门政策的继续，他并不甘心就此结束朝鲜战争。他一上台，就积极酝酿另一项阴谋。宣布要加速训练和扩大李承晚伪军，使其总兵力达到 50 万人以上；他撤销台湾的所谓“中立化”，企图放蒋出笼，利用国民党军队参加战争。与此同时，他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派遣军用飞机对我领空进行骚扰。种种迹象都表明，艾森豪威尔还要进行新的战争冒险。

2 月 7 日，毛泽东主席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朝鲜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解决。但是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末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美国于 1952 年 10 月片面中断朝鲜停战谈判的目的，是企图利用联合国大会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强迫扣留战俘问题的主张。就在美军向朝中人民部队发动上甘岭攻势的同时，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在拒绝邀请中朝两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这项决议以英方名为“不强迫遣返”战俘实则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为基础，支持美国强迫扣留的罪行。中朝两国政府分别于 1952 年 12 月 14 日和 17 日，复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反对这一决议。

美国本想借联合国给朝中方面施加压力，然而压迫不成，又想借用武力，可是上甘岭失败以后，敌人在战场上的作为已经越来越小；艾森豪威尔解除台湾中立化，扩大武装李承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而已。美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这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 1953 年 2 月 22 日，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朝鲜停战谈判又出现了新的生机。

3 月 28 日，朝中方面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认为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应当使之引导到全部战俘的顺利解决，使朝鲜停战得以早日实现，因此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

1953 年 3 月 30 日，周恩来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发表声明说，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消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声明指出：这一提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美国所说的有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了终止朝鲜流血而采取的新的步骤，以便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



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移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次日金日成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欢迎，认为这一建议消除了停战的最后障碍，表现了中朝方面谋求和平的诚意。

1953年4月6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开始举行，并于11日双方签订了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4月26日，双方谈判代表团大会复会，中断半年之久的停战谈判重新开始。

在谈判会议上，朝中方面克服美方设置的障碍，先后两次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主张由波兰、捷克、瑞典、瑞士及印度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并由战俘所属国家向战俘进行4个月的解释工作，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但是，美方在他们的方案中却主张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在停战生效时“就地释放”，并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和战俘所属国家的解释工作加以种种限制。美方又一次采用卑劣的手段，向朝中方面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大量消灭敌人，促进停战早日实现，从1953年5月13日开始，朝中人民部队向敌人阵地展开了猛烈的夏季进攻。这是我军自转入阵地防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参加兵力先后共达12个军（内有朝鲜军两个军团），我军指战员早就磨拳擦掌，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压垮了敌人。在战役的第三次进攻中，我以5个军的兵力，仅1小时即突破敌人4个师的坚固防御阵地。整个战役共歼敌12.3万余名，收复240平方公里的土地，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

在强大的中朝人民军队攻势面前，美国侵略者惊慌失措，不得不谋求停战协议的最后达成。1953年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应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两个月内遣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由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下释放出来，在朝鲜境内交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5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所属国家有权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战俘之日起90天内派遣代表向该国之战俘进行解释。90天之后如尚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其处理的问题应交由政治会议在30天之内解决。在此之后尚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而政治会议又未为他们协议出处理办法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30天内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谈判双方还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等文件。一年来唯一阻碍停战达成协议的战俘遣返问题至此已获解决。

就在谈判取得顺利进展的时候，又节外生枝。1953年6月中旬，在美国纵容下，李承晚集团竟公然将朝中方面的被俘人员2.7万余人扣留起来，准备编入南朝鲜的武装部队。对于这一破坏战俘问题协议的行为，全世界同声愤慨，连英国政府也表示“强烈谴责这种背叛行为”。

朝中方面对于李承晚的破坏活动和美国的纵容态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美方在谈判会议中不得不对朝中方面提出的问题作了必要的保证和澄清。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代表团自1953年7月20日起，即进入停战协定签字问题的讨论。

7月24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对军事分界线作了最后一次校正。经过最后校正的军事分界线比第一次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这是中朝人民部队在1年零8个月的战斗中取得的一连串胜利的结果。

1953年7月27日，是全世界人民瞩目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上午9时许，双方参加签字仪式的谈判代表步入大厅。大厅里布置得庄严朴素。参加签字仪式的朝中方面的代表，按捺着内心的激动，等待着那庄严的时刻。

10时整，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及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威廉·凯·海立胜陆军中将分别在中、朝、英三种文字拟定的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文本上签字。这一协定于27日朝鲜时间下午10时起生效。

当天，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全军发表停战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也同时对其所属人员发表文告。至此，长达2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结束了，历时3年零33天的朝鲜战争全线停火了，中国人民进行了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胜利了。

在侵朝战争的3年中，敌人遭到了巨大的损失。据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联合发表的战绩公报称，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时止，敌军毙、伤、俘共109万人，其中美军近40万人，被击落击伤和缴获的飞机有12224架，被击毁击伤和缴获的坦克3064辆，被击沉军舰257艘。如果按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敌军的伤亡数字更惨，为147万人。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他还说，对于美国来说，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对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次错误的战争。”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等报纸也承认：“美国在朝鲜遭到了历史上第一次的真正失败。”

朝鲜停战的实现，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吞并全朝鲜进而侵略我国东北的狂妄计划。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挫败了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勇气和决心。中国人民和朝鲜军民一道，以自己的胜利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能够击败的，只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一致，把保卫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那么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朝鲜停战的实现，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迈出了一步。但是，由于李承晚拒不承认停战协定，并且常常叫嚣要“恢复战争”、“向北进军”；美国也不打算从朝鲜撤军，还在8月份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草案）中发出了战争威胁，并企图阻挠和破坏政治会议的举行，致使停战协定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可能。鉴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停战以后，一方面坚决地遵守停战协定，另一方面保持了高度的戒备状态，继续为维护朝鲜局势的稳定，为保卫朝中人民的和平与安宁做出贡献。直至1958年2月，中国政府为了促进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支持朝鲜政府和平统一朝鲜的建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采取主动措施，决定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底以前全部撤出朝鲜。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抗美援朝的神圣使命，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意，凯旋归国。

